

南宋生活顧問

下

此生唯願——執子之手，相守白頭

我不懂甜言蜜語，不會諂媚阿諛，
就想為妳遮風擋雨，一輩子不離不棄……

阿味 著
游素蘭 繪



濛小說 46

南宋生活顧問下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南宋生活顧問 / 阿味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：
麥田, 城邦文化出版：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，
2012.08
冊；公分. -- (濛小說；46)
ISBN 978-986-173-794-2 (下冊：平裝). --

857.7

101009634

著作權所有，翻印必究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Printed in Taiwan.

城邦讀書花園

www.cite.com.tw

作者 阿味
繪圖 游素蘭
責任編輯 施雅棠
副總編輯 林秀梅
總編輯 劉麗真
總發行 陳逸瑛
出版 涂玉雲
麥田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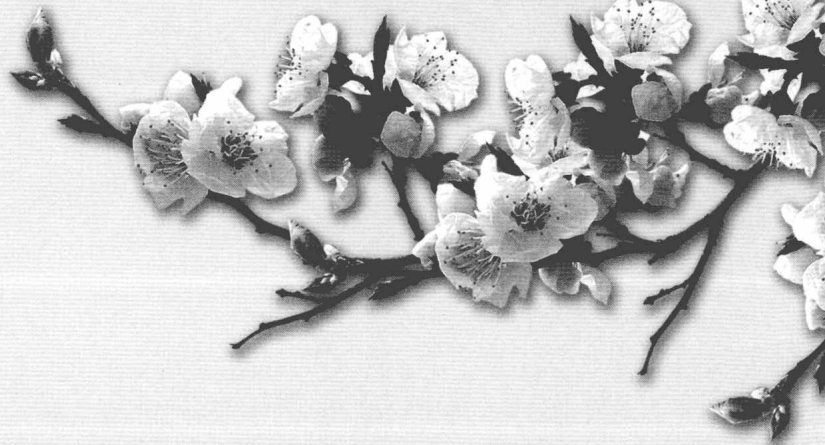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

麥田部落格
香港發行所

馬新發行所

美術設計
印刷
初版一刷
定價
ISBN

阿味
游素蘭
施雅棠
林秀梅
劉麗真
陳逸瑛
涂玉雲
麥田出版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
電話：(886) 2-25007696 傳真：(886) 2-25001966
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
客服服務專線：(886) 2-25007718；25007719
24小時傳真專線：(886) 2-25001990；25001991
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上午09:00~12:00；下午13:00~17:00
劃撥帳號：19863813；戶名：書虫股份有限公司
讀者服務信箱：service@readingclub.com.tw
http://blog.pixnet.net/ryefield
城邦（香港）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
電話：852-25086231 傳真：852-25789337
E-mail：hkcite@biznetvigator.com
城邦（馬新）出版集團【Cite (M) Sdn Bhd】
41, Jalan Radin Anum,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,
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電話：(603) 90578822 傳真：(603) 90576622
Email：cite@cite.com.my
沈譜創意設計股份有限公司
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2012年08月21日
250元
978-986-173-794-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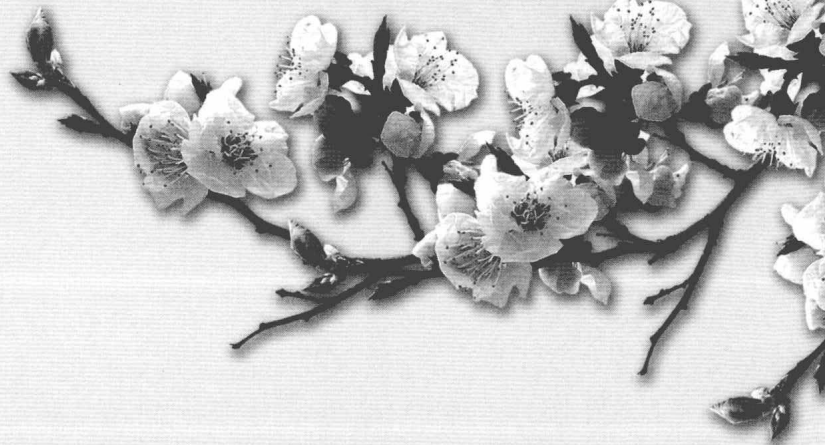
目次

壹之章	朝廷議和迫裝窮	07
貳之章	姑嫂作花解困窘	43
參之章	埋書苦尋生財經	83
肆之章	惡鄰尋事鬧結親	123
伍之章	教兒養女傷腦筋	163
陸之章	庶妹昏瞶把心橫	203
柒之章	烈子怕纏惜春情	243
終之章	緣定三生道如今	283



南宋生活顧問 下

阿昧 著
游素蘭 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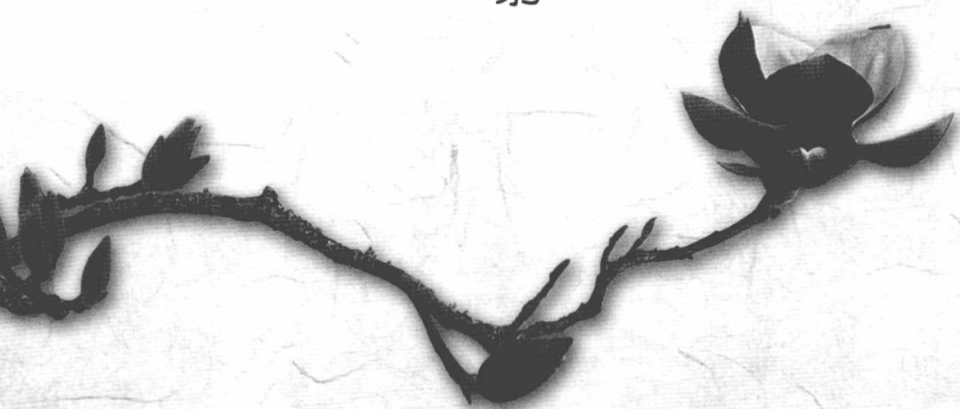


目次

壹之章	朝廷議和迫裝窮
貳之章	姑嫂作花解困窘
參之章	埋書苦尋生財經
肆之章	惡鄰尋事鬧結親
伍之章	教兒養女傷腦筋
陸之章	庶妹昏瞶把心橫
柒之章	烈子怕纏惜春情
終之章	緣定三生道如今

壹之章

朝廷議和迫裝窮



小圓在下人們住的院子找到午哥的時候，他正悠哉地掰糖吃。

阿繡不知外頭找這位小祖宗已是把家裡鬧了個天翻地覆，驚訝道：「午哥說他是課間歇息，溜達過來給喜哥捎塊糖過去的。」

捎塊糖能捎帶這樣久？她一向粗枝大葉，小圓反倒不知說她什麼好，只得叮囑這院子裡的人，往後都要提點神，不許由著孩子們到處亂跑。

程慕天氣午哥惹娘子著急，高舉了巴掌欲打，小圓卻攔住他，鄭重其事地問午哥道：「為什麼翹課？」午哥理直氣壯地答道：「你們又沒有問我願不願意讀，我為什麼要去？」

小圓愣了一愣，轉向程慕天苦笑，「原來竟是我們的錯，忘了與他商量。」

程慕天見兒子小小年紀就學會討價還價，更是生氣，一巴掌扇到他的小屁股，罵道：「父翁之命，你還敢不聽？」

小圓雖不贊同這一巴掌，卻也不想在孩子面前與他唱反調，便扯了扯他的衣襟，蹲下身子，正經地向午哥道歉：「爹娘沒事先徵求你的意見，是我們的錯。」

午哥悄悄抹了把眼角的淚，咧嘴笑道：「我不怪你們。」這狂妄之言惹得程慕天又想舉巴掌，小圓橫了他一眼，繼續輕言細語道：「午哥，咱們家連丫頭小廝都能識幾個字，你要是走出去連店鋪的招牌都不認得，豈不是惹人笑話？」

午哥眼睛一亮，抱住她的腿，驚喜地問道：「娘，我真的只用認字？先生怎的說還要破題寫文？」小圓向程慕天笑道：「原來是被先生嚇著了！」說完，安慰午哥道：「寫文章是以後的事，你現在只需要把字認全。」

程慕天叫兒子讀書，自然是想讓他參加科考，於是，對小圓的話就很不滿，道：「遲早是要寫的，妳莫要嬌慣著他！」

小圓無奈地道：「二郎，他三歲都還未滿，能認幾個字已是很了不得了，何苦逼著他，反叫他

失了讀書的興致？」

程慕天餘怒未消，哪裡聽得進她這話，抓起桌上的書就丟到午哥懷裡，沉聲道：「滾去讀，今兒不認全一百個字，不許吃晚飯！」午哥哭喪著臉，望小圓，「娘，我下午還要去練拳。」

小圓要保持同程慕天的統一戰線，便板了臉道：「這事兒是爹娘不對在先，你若不想學，大可走回來告訴娘，為何要偷偷躲起來，害得大夥兒一通著急？你爹罰得一點兒都沒錯！不去的話，小心午飯也沒得吃！」

程慕天看著午哥走第四進院子，這才轉身回屋，忿忿地道：「我怎麼養了這樣一個膽大包天的兒子！」小圓倒了杯茶給他，問道：「二郎，你不會真的一心想讓午哥考科舉吧？」

程慕天不滿地看了她一眼，「難道放任他和甘十二一樣嗎？」

小圓微感訝異，雖說程家族裡為官者甚多，但午哥是長子，首要任務該是繼承家業吧，這般逼著他為八股文做準備，到底是為哪般？

程慕天似是猜到了她的心思，解釋道：「我也曾想考科舉來著，要不是癱了條腿，沒准現在……」原來是自己沒有實現的夢，想加諸在兒子身上。

小圓打斷他的話，說道：「虧得你沒去考什麼科舉，考來一個帶右字的官又有何用？僧多粥少，等差遣的人排老長的隊，到頭來還得和我三哥一樣，自己花錢買！」她還有些話不敢說出口，這風雨飄搖的大宋，誰曉得還能撐幾年，趁早多藏些金子，備幾條後路最實惠，還去管那無甚用處的八股文與科舉作什麼？

程慕天不贊同她的觀點，歇了一會子，起身朝第四進院子去，說是要親自督促兒子認字。

吃午飯時，午哥匆匆扒了兩口就跑，稱還有大半的字沒有認出來，急著去完成任務，免得吃了晚飯。小圓看了狠心逼兒子的程慕天一眼，沒有作聲。

采蓮在旁道：「少夫人，因為午哥早上翹課，陳姨娘把雨娘也提前帶回去了。既是下午還開

課，我使人去接她來？」

小圓點了點頭，叫她順路去蛋糕鋪子取幾盒蛋糕和餅乾回來，預備下午孩子們學累了吃點心。

吃罷午飯，小圓兩口子正欲歇午覺，阿雲一臉惱怒地跑進來通報，說錢夫人牽著程四娘，抱著仲郎，賴在前堂不走。程慕天將剛解開的腰帶重新繫好，走出來罵道：「怎的就放她進來了？」

小圓翻出「懶梳妝」來戴，遮住已凌亂的髮髻，跟出來嗔道：「爹一過世，你就連場面功夫也不做了。不說那是繼母，就看在親弟弟、親妹妹的分上，也不能叫他們在外頭站著呀！」

程慕天地一張臉黑似鍋底，甩了甩袖子，一馬當先往前堂走去。也不叫人備茶，開口就叫他們自哪裡來，還朝哪裡去。錢夫人沒想到他問也不問一聲就趕人，竟愣在了那裡。

程慕天的幾個姊妹都怕他，從未見過他好臉色的程四娘更是不例外，忙拉了拉錢夫人的袖子，小聲道：「娘，咱們回去吧。」錢夫人回過神來，一掌拍掉她的手，罵道：「回什麼回？妳個賠錢貨，就留在這裡吧！」

程四娘也是曾被她捧在掌心裡的孩子，自有了仲郎，待遇才急轉直下。小小年紀的她，隱約明白癥結所在，卻不敢吱聲，眼淚在眶裡直打轉，緊咬著下唇，不讓自己哭出來。

就是無聲的眼淚也讓錢夫人看著心煩，拍了她一掌，厲聲道：「來前怎麼教妳的？啞巴了？」

程四娘怕再挨打，忙朝前走了幾步，半垂著頭，向程慕天道：「哥哥，爹沒有給娘留養活我的錢……也沒留我的嫁妝錢……」

程老爺心裡壓根就沒有這個閨女，哪裡想得起來留錢給她。程慕天摸了摸下巴，有些犯難，這個妹妹他肯定是不會留下的，妻子照顧兩個小子已經很累了，不能再給她添麻煩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給繼母添些錢？添多少合適呢？難保她不藉著這機會獅子大開口。

他正為難，小圓端著盤餅來，抓了把塞到程四娘手裡，笑道：「哥嫂豈會不管，就是以後的嫁妝也少不了妳的，且放一百個心。」說完，喚采蓮道：「往後照著午哥的份例每月送錢去給丁姨

娘，記得告訴她，要省著些用，若是提早用完了，就得讓四娘子餓到下個月了。」

錢夫人忽地站起身來，怒道：「我才是她的娘，為何把錢送給一個妾？」

小圓沒有理她，俯身問程四娘：「四娘子，那錢是哥嫂與妳的，妳願意給哪個管？」

程四娘淚汪汪的一雙眼，看了看她，又看了看錢夫人，垂首不說話。小圓明白過來，這孩子想讓生母管自己的生活費，又怕嫡母怪罪，因此只低了頭不開口，果真是逆境的孩子格外早熟。

她是代行母職，照管過程四娘幾天的，難免就憐惜些，便把程慕天拉到外頭商量道：「丁姨娘能做什麼主？錢給她，也會被繼母奪了去。」程慕天自然也不願意養活妹妹的錢便宜了繼母，猶豫道：「另騰個別院給丁姨娘住？」

小圓差點叫出聲來，急道：「那怎麼成，丁姨娘也不是個讓人省心的！你今兒讓她單獨開府，明兒她就爬到你頭去了！」她想了想，便道：「四娘子好好一個孩子，別讓繼母和丁姨娘教壞了，咱們接回來養活吧。」

程慕天連連搖頭道：「妳別做那吃力不討好的事，妳是一片好心，誰曉得人家領不領情？指不定四娘子還怪妳拆散了她母女呢！」小圓不好意思地笑了，道：「自從做了娘，格外心軟起來，倒沒想得那樣深遠。既是這樣，就叫四娘子來家讀書吧。每日裡有我們看著，想必繼母不敢太過分。」

程慕天勉強點了點頭，囑咐她凡事叫丫頭們看著便是，莫要親力親為，累壞了身子。

小圓嘆道：「我照顧你兒子時，怎沒見你要丫頭代看？那也是你親妹妹，你這心忒偏了些。」

程慕天頗不以为然，他偏心偏得理直氣壯，大步走進堂裡去，把他們商議的結果告訴錢夫人。說完，根本不留給她反駁的機會，就連聲命人上湯。

沒得迎客的茶，倒有送客的湯，錢夫人氣得直磨牙，抱著仲郎的手難免就緊了些，疼得他哇哇大哭。這哭聲提醒了她，忙道：「還有一事，你二孀隔三差五就來我們家鬧著要過繼，這事兒你不

能不管！」

程慕天的眼睛瞪得老大，原來她是有事相求，可這求人的人怎麼比他還囂張？小圓曉得程二孀鬧事是程大姊招來的，她明白見好就收的道理，便不動聲色挪到程慕天身後站著，悄悄用小指頭捅了捅他的背。

程慕天得了暗示，就把要出口的話變了變，敷衍道：「我還不曉得這事體呢，且等我打探清楚再說。」說完，不耐煩地把湯碗端了端，拂袖而去。

錢夫人定力驚人，見了他這般舉動，還是坐著不走。小圓沒法硬著趕人，只得牽了程四娘的手，使了個金蟬脫殼之計，「四娘子，嫂嫂帶妳去看看小學堂好不好？」

她帶著程四娘一溜煙跑了，錢夫人小腳，又抱著仲郎，哪裡追得上，只好回來坐下。阿雲一心要趕她走，出去晃了幾步又進來，道：「夫人，您先回吧，四娘子待會給您送回家去。」

錢夫人伸手就打，「妳這丫頭太無理，有妳這樣跟主人講話的嗎？」

阿雲哪裡會由著她的巴掌落到自己身上，朝後疾走幾步躲開，笑嘻嘻地拍了自個兒的胳膊兩下，道：「夫人小心手疼，我自個兒打。」錢夫人還要上前追著打，小銅錢實在不明白自家知書達理的夫人，怎麼變成了這副模樣？忙前拉住她苦勸道：「少爺沒說不幫咱們，且回家去等消息吧。」

錢夫人追不上跑得快的阿雲，只得氣喘吁吁，氣哼哼地上轎回去了。

阿雲朝她離去的方向啐了一口，歡歡喜喜地尋到小圓邀功，沒想到卻挨了一頓罵：「妳這是害四娘子回去挨打。」阿雲方才是見識過錢夫人打程四娘的模樣的，經這一罵，後悔不已，生怕她真的遷怒到程四娘身上，忙拔腿往外跑，說要去找她道歉。

小圓攔住她道：「妳道歉她會聽嗎？去跟她說，若是苛待四娘子，程二孀的事我們就不管了。」阿雲笑道：「少夫人盡會嚇唬人，我要早曉得有制住她的法子，就多戲弄她幾下了。」

小圓看著她一蹦三跳地出去，無奈搖了搖頭，牽著程四娘繼續瞧學堂。那房裡擺著三張特製的矮桌子，午哥打頭，旁邊是雨娘，後頭是喜哥，周夫子正在教他們認字。

程四娘探頭好奇地打量，突然小聲道：「嫂嫂，妳不必替我為難，其實娘也不怎麼打我。」

小圓很奇怪她怎會說出這番話來，連問了幾句才知道，原來程四娘看屋裡沒有多出來的桌子，就以為嫂子不是真要留她讀，而是為了讓她能儘量少待在家裡，免得挨打。

這孩子真是玲瓏心思，招人憐愛，竟把大人的想法猜了個七七八八。小圓突然想起未出閣前的程三娘也是這般的小心翼翼，不同的是，程三娘是小心翼翼為自個兒謀福利，程四娘則是生怕給哥嫂添了麻煩。

小圓心中憐惜愈盛，忙帶著程四娘到庫房去看，指著好幾張嶄新的桌子道：「有給妳備桌子，因妳沒來，所以未搬出去。」程四娘終於甜甜笑了起來，可不多時又黯然道：「我沒錢買。」

小圓連忙安慰她道：「這些都不消妳操心，明兒嫂嫂就叫人去買。」說完，又道：「妳想吃什麼穿什麼儘管來告訴嫂嫂，切莫藏在心裡，妳小時候還是嫂嫂帶的呢，可別大了反倒生分了！」

程四娘十分小意，什麼也不要，卻把餅乾抓了小小一把，說要帶回去給丁姨娘嘗嘗。屋裡下人們的眼睛都酸酸的，恨不得勸少夫人把四娘子留下來養活。小圓也是憐惜她，便命廚房備些好菜，晚上留她吃飯。

待得孩子們下學，薛家來人把雨娘接了回去，喜哥過來蹭了幾塊糖吃，也準備回家吃飯，小圓叫住他問道：「喜哥，你不是給午哥做書僮的嗎，怎的你回來了，他倒沒回來？」

喜哥眨了眨眼，這才想起來自己的身分是書僮，忙把糖塞進嘴裡，拔腿朝學堂裡跑，不多時又呼哧呼哧跑了回來，道：「少夫人，午哥說他一百個字還未認全，怕少爺打他，正在那裡用功呢。」

小圓瞪了程慕天一眼，「看你把孩子嚇的。」程慕天道：「我可沒嚇他，不認全真不給飯

吃。」說完，叫喜哥先回去，又叫丫頭們上菜開飯。小圓明白做父母得有原則，但兒子餓著肚子，她哪裡吃得下，忙喚來余大嫂招呼程四娘，自己去小學堂尋午哥。

午哥的確還伏在桌子上用功，但不止他一個，周夫子也陪在一旁，不時指點他一下。小圓有些吃驚，萬分過意不去，忙過去行了一禮，懷著歉意道：「他父翁罰他，倒連累了先生。」周夫子不甚在意地搖頭，「我既受了程少爺的束脩，自當盡心盡力。分內之事，少夫人何須掛齒？」

小圓不願累得也吃不了飯，便替午哥將書收起，領他回房。午哥見了程四娘，臉上露出驚訝神色，但什麼也沒說，照著規矩行過禮，坐到桌邊開始猛朝嘴裡扒飯，一面吃一面道：「娘，快些上菜，我還有幾十個字未認出來。」

從他坐到桌前起，程慕天的臉色就沉了下來，此刻見他沒完成任務擅自吃飯，還敢催促娘親，更是火冒三丈地搶下他的飯碗，怒道：「《童蒙須知》上是怎麼說的？」

午哥再膽大，也怕老子發火，急得推開凳子，朝後退了幾步站好，兩手在身側貼得緊緊的。

擔心程慕天又訓斥，午哥慌忙開始背書：「衣服冠履第一，語言步趨第二，灑掃涓潔第三，讀書寫文字第四，雜細事宜第五。」程慕天見他背得一字不差，心想，我這個兒子腦子倒是不笨，臉色稍稍緩了緩，又問：「『語言步趨第二』怎樣解說？」

午哥心思多，見父翁的臉色方才曉得是背書背得好，討了他的喜歡，便一口氣背了一整段：「凡為人子弟，須是常低聲下氣，語言詳緩，不可高言喧鬧，浮言戲笑。父兄長上有所教督，但當低首聽受，不可妄大議論。長上檢責，或有過誤，不可便自分解，姑且隱默。久，卻徐徐細意條陳云，此事恐是如此，向者當是偶爾遺忘。或曰，當是偶爾思省未至。若爾，則無傷忤，事理自明。至於朋友分上，亦當如此。凡聞人所為不善，下至婢僕違過，宜且包藏，不應便爾聲言。當相告語，使其知改。凡行步趨踰，須是端正，不可疾走跳躑。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，卻當疾走而前，不可舒緩……」